

红夹克

王昕朋◎著

好看 小说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红夹克

王昕朋◎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夹克 / 王昕朋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3.12

ISBN 978-7-5171-0409-4

I. ①红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5860 号

责任编辑: 李 生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690 毫米 × 930 毫米 1/16 印张 12.75

字 数 150 千字

定 价 25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409-4

目录

1 红夹克

69 红宝马

144 红宝石

红夹克

北沙滩在北京北四环与北五环之间，严格说来算是北京城北。但这里的居民不认同，城北就是城的北边，现在五环之内都算城区了，只能说是北城，而不能说是城北。这就是北京人与众不同之处，凡事不论大事小事都得争个里表。

建八达岭高速时，在北沙滩修了一座桥，叫北沙滩桥。桥下有一条东西大道，因为要举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加宽了，双向都是四车道。桥下南北方向的辅路也照旧行车。这样，实际上还是个十字路口，而且比起没有桥的十字路口还复杂、拥堵，东西方向行驶的车走完了，

亮起了红灯，南北方向行驶的车再走，而南北方向行驶的车有调头的，有西行东行的，轮到东西方向放行了，也是如此，所以，一个红绿灯的时间相对长一些。红灯亮起时，车子一停，马上就变成了马路市场，散发小广告的孩子不知从那儿突然冒出来，挨车递发着印刷精美的广告，碰到车窗紧闭的，胆大点的孩子还会咚咚地敲打车窗，让司机把窗户打开。你不打开也可以，他自有办法，把事先折叠好的小广告朝你车窗玻璃缝里一塞，爱看不看。这些散发的小广告大多是房地产的，你弄不清那些房地产老板钱多了没处花还是不懂理财，究竟有多大作用也就是有多少人相信这类小广告，然后前去问津就不得而知了。除了这些散发房地产小广告的，还有发名片的，大多是收购二手车、房屋中介的、也有治病、桑拿按摩的。可能顾主是以散发的数量给那些孩子们报酬，因而那些孩子一辆车给几张甚至一摞。有的车主不喜欢，和那些孩子吵架骂架的事时有发生。负责管理这类事情的部门虽然不时出来整治，可是今天整治过了，过两天又雨后春笋般涌出来。据说有人投诉到某媒体。媒体记者来看了一趟，现场采访了几个孩子后，感慨万端地说，这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，你总得让他们也有口饭吃吧。

最让车主头疼的是那些拦车乞讨的。自从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以后，奥运场馆建设进入了高潮时期，向奥运工地运送物资的车辆多起来，交通经常出现拥堵。那些乞丐也好像信息非常灵通，一下子集结过来好几批。车一停下来，他们不知从那儿突然冒出来，毫不犹豫地向车主们伸出手。这些乞丐可谓形形色色，五花八门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老的上至六七十岁，拄着拐杖，有的架着双拐，还有的是高

这些乞讨者也都有“单位”，有“领导”，并且“单位”还有严密的组织纪律。

位截瘫的，也有双目失明的老头老太太，小的七八岁，最少的只有四五岁，个子还没有车高。这些孩子们有少胳膊少腿的，有聋哑的，也有拄着拐杖的盲人。很多车主每天见到这样的情景，非常感叹，在博客上撰文批评对乞丐的管理不到位，感叹社会分配不公，贫富不均。当然也有人质疑，这些孩子们是不是被人胁迫的？因为他们这个年龄应当坐在教室里，发出朗朗读书声……

这些乞讨者也都有“单位”，有“领导”，并且“单位”还有严密的组织纪律。在北沙滩的乞讨群体中，两个“领导”较为有名，一个叫“大仙”，60多岁。一个叫“大牙”，没有年龄。他从来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的实际年龄，所以别人只能从他的相貌也就是表象上猜测，有的说他二十八九岁，有的说他三十五六岁。有一个傍黑，他拦一辆宝马车乞讨时，宝马车的女司机、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给了他十元钱，然后向他打听去一个楼盘的路，竟然叫了他一声大爷，气得他就差没把那张十元的钞票撕碎。

“大仙”领导的是老年人队伍。这支队伍有六七个人，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，最小的也五十挂零，成员多来自“大仙”的老家。这六七个人是他的骨干力量，有的跟随他有一定年头，不仅在北京的北沙滩一带混，在北京查得严厉的时期，还辗转去过海南三亚、广东珠海。他的队伍最多时达20多人。毕竟是老弱病残的多，有的身体不好坚持不下来，回老家了，不回老家“大仙”也得赶他走。妈的，我“大仙”总不能给你养老送终吧！有的当初是因为和儿女拌几句嘴，赌气离家的，儿女找来了，接回家了。在“大仙”看来，人少有人少的好处，起码不用“大仙”多操心。再说，这些坚持下来的骨干，在乞讨上有

经验，一个顶“大牙”那边仨。每个月下来，都能给“大仙”进账万儿八千。他除了租房，就是喝酒、赌博、睡小姐，去掉三分之一，每月还能有个几千元钱的结余。几年下来，他的银行存款已经接近6位数。妈的，还想什么？

“大牙”的队伍比“大仙”壮大，有十多个，年龄最大的三十五，是个妇女，称“大牙”为表弟，“大牙”称她表姐，那些孩子也跟着他称表姐；年龄最小的是表姐的小闺女京京，今年刚满五岁。他这支队伍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，所以“大牙”给自己的队伍起名就叫“五湖四海”。“大牙”的队伍的稳定性比“大仙”相对好些。毕竟都是些没成年的孩子，去的地方少，见的世面少，经的事也少，跟着“大牙”不用出力流汗，就是钻到车堆里伸伸手、张张口，再不然流几滴眼泪，肚子就能填饱了，还有零钱花，只不过偶尔不小心被车刷一下碰一下，破层皮，流点血，下次注意呗。

不过，“大牙”比“大仙”多一份不安，因为这些孩子不像“大仙”那里的老人一样能吃气，也就是忍气吞声。“大仙”不高兴或者喝醉酒时，骂他们几句他们也不还口，乞讨时遇上态度不好的司机，挨几句骂也是忍气吞声。“大牙”这边的孩子不行，脾气大，火气旺，有时在路上碰到态度不好的司机，张口就和人家对骂，甚至朝人家车上扔矿泉水瓶、石头块，引起纠纷。曾经有几次车主追到“大牙”的住处，如果不是“大牙”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经验丰富，说那孩子是住在附近的打工人家的子女，放假到北京来玩的，可能他本人也会挨一顿骂甚至拳头。都说北京是首都，首都市民的素质应当不差，岂不知“京骂”世界闻名。“大牙”在这方面体会最深切。还有个孩子因为和

司机吵骂，影响交通，被交警追到住处。“大牙”急中生智把他藏在了垃圾箱里，才没被抓个“现行”并影响“大牙”的团队。

从那以后，“大牙”就给他们下了死命令，任何人被警察盯上都不允许朝住的地方跑。否则，警察不抓你，老子也弄死你。

“大牙”这边的收入与“大仙”不相上下，但开支比“大仙”要多得多。“大仙”那边的老家伙吃不讲究穿不讲究住也不讲究，六七个人住在一间地下室里，春夏秋冬也没人提改善伙食、洗澡一类的要求。“大牙”这边的孩子不行，挑吃挑穿挑住，就说吃吧，一顿饭没见肉，就有人撂挑子。到了夏天，早上出去得冲澡，中午回来得冲澡，晚上睡觉前还得冲澡。水钱也得他“大牙”付。到了哪个孩子的生日还必须聚一次，这个向“大牙”借钱说给小哥们送生日礼物，那个向“大牙”借钱说是请小哥们吃饭。“大牙”要是不借，他们就联合起来和他闹。这两天，就是因为给一个叫小红的女孩过生日，他没有借钱给他手下的骨干小马，小马和他闹起了别扭，两天没讨来一分钱，他还得管他吃喝。

我靠，这不乱了章法，到底谁是老板？“大牙”决定向“大仙”请教锦囊妙计，就在晚饭前给“大仙”发了条信息，说是请“大仙”喝酒。“大仙”回了条信息，问是不是“鸿门宴”？他又回了条信息说不是“红”门宴是“白”门宴。“大仙”说的鸿门宴他不懂，他没“大仙”喝得墨水多。

北沙滩桥西北角是这一带夜生活比较丰富的地方，有各种风味的餐厅，大排挡，也有美容美发店、洗浴中心，还有几家小歌厅。别看三环四环只有几里路之遥，但就像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“大牙”听

“大仙”说，“大仙”听老北京人说，如果不是要开奥运会，这一片还经几年才能开发。同类消费场所相比，这个地方的消费水平比三环内差了一大截，就说歌厅吧，三环内随便一家歌厅的一个包间，一晚上得几百元，装修好一点的或者是星级酒店里的歌厅，一个房间上千元甚至几千元的都有，即使是地下室，一个包间一晚上也得二三百元。那些有钱人常去的私人会所类的地方，一个房间最低都要一两万。而这个地方的几家歌厅，一晚上一个包间也就一百元。同样的啤酒，进了星级歌厅的包房，一瓶几十元、上百元，而这里一捆也就几十元。就是这样，“大仙”和“大牙”也很少踏入那种场合。富人有富人的行乐方式，穷人有穷人的行乐方式。富人可以包养小姐，或者在私人会所、高档洗浴场所找小姐，“大仙”和“大牙”实在想女人了就在附近找“站街妹”，20元钱放一炮，和那些富人们的享受是一样的。用“大仙”的话说，什么他妈的丑了的俊了的，一关电灯，都是明星。“大牙”于是附和着说，一个样，一个样！

“大牙”请“大仙”的地方在大排档。两个找了个角落坐下，每人要了一瓶啤酒，点了一盘花生米、一盘炒土豆丝，边喝边聊起来。

“大仙”问“大牙”找他有什么事。他说，咱俩是冤家对头，你狗日的平时恨不得给我肠子里灌尿，没事不会请我喝酒。要是爷们没猜错的话，你那边可能有人要反水？

“大牙”喝了口酒，因为嗓子里还有颗花生米没有吞下去，噎了一下，说话不太清楚。咱，咱爷们过去是，是有点不痛快。可是，自打要开奥运会，咱，咱爷们不就如同甘共苦了吗？你，你老人家凭良心说，我管教手下那些兄弟还，还可以吧。

有些小报专登名人轶事，标题大得吓人，什么“大智慧”、“大智大勇”云云。

“大牙”说的是实话。过去，“大仙”和“大牙”因为争地盘、争收入的事没少了打打闹闹。“大仙”那边老人多，遇了事最多是开骂，一般不会赤膊上阵。一个被“大仙”称为二叔的跛腿老头就公开说过，为了十元八元钱把命丢了，不值！“大牙”那边的孩子多；一个个初生牛犊不怕虎，骂上两句就动手，而且出手重。二叔就被“大牙”那边的小马用砖头砸破过头。报警吧，没那个胆；报复吧，没那个实力；忍气吞声，那就等于宣布退出北沙滩。再说，以后谁还跟着你“大仙”混？“大仙”最后决定采用缓兵之计，表面上先与“大牙”握手言欢，等找到机会再报复。他请“大牙”在大排档喝了一场。各自一瓶啤酒下肚，话题直奔“场子”上的事。“大牙”自知打伤了人理亏，让“大仙”痛快淋漓地骂了几句。不让他骂几句，他真赖上你，让你赔医药费、误工费，再加上什么乱七八糟的精神损失费等等，你能赔得起？

“大仙”骂了几句，心里稍微痛快了一些，又割地给“大牙”。北沙滩一带有几座书报亭，有人等公交车时为了消磨时间买张小报看，看完或者没看完，车一到站就随手丢了。“大仙”遇上了就随手拣起带回到住的地方看。有些小报专登名人轶事，标题大得吓人，什么“大智慧”、“大智大勇”云云。不过，“大仙”的确从一些文章中受到过启发。他向“大牙”割地就是从小报上学来的。他说，咱爷俩过去是以桥东桥西分场子，你可能觉得我占的桥东一块生意好，不公平。那大爷我今天提个新法子，以路划分，路南归你，路北归我，你看行不行？大爷这可是丧权辱国啊！

“大牙”端着酒杯想了一会。虽然同是一条南北路，但中间被北沙滩桥隔开，桥东桥西的生意的确不一样。从东往西行的，到了桥下

如遇红绿灯，左转调头和向西直行的车辆都要停下，这时上前乞讨比较方便。过了桥以后，不管是左转调头南行的还是向西直行的，桥西“大头”的人不能上前拦车乞讨，再说，即使路上堵塞时，人家也不会连续付你乞讨钱。从西往东行的，有直行向东的车，有右转向南的车，也有桥下调头左转向北的车，你只能在红绿灯亮时找停下来的直行和调头的车乞讨，不能拦右转行驶的车。关键不在这儿，在车主不一样。从东边过来的，大多是住在一座座机关和一片片社区里的人，桥下左转调头往南多是去四环、三环或二环内上班、办事的。这些人相对比桥西那些学校的、做小买卖的收入多，见了乞讨的，善心一动，能给个块儿八角。从西边过来的一些送货送料的大车，别说乞讨，人还没沾车的边车上就骂开娘了。所以，“大牙”那边的人为了完成“大牙”分配的指标任务，经常跑到桥东与“大仙”的人争场子和份钱。“大牙”听“大仙”说要重新划界，当然求之不得。他恭敬地和“大仙”碰了杯，说，大爷你真是我亲大爷，想得太周到了。打今儿起，我把你当亲大爷，我手下的兄弟也会把你当亲大爷。

其实，“大牙”根本就弄不清“大仙”的心事。

北京申奥成功后，因为奥运主场馆就在北沙滩东边，场馆建设、道路建设就热火朝天地开始了，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也来这里布局，整个北沙滩地区车水马龙，一片热闹景象。交警、城管、环保、卫生、街道办事处、社区居委会等部门也加大了治理力度。拦车乞讨作为一个社会问题，既影响交通，又影响市容，被当作一项重点整治内容。那段日子里，“大仙”和“大牙”的日子确不好过。今天，“大仙”那边一个老头被城管抓了“现行”，交有关部门遣送回了老家；明天，

“大牙”这边一个孩子被交警捉了个正着，送进了收容所。风声最紧的时候，“大仙”那边一连六七天没敢出门，“大牙”这边也是按兵不动。坐吃山空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要命的事。“大仙”急了，拄着拐杖到北沙滩桥一带转悠，想实地看看，寻找机会。他发现桥西那边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。最明显的是好车多了起来，原因也很清楚，到东边场馆工地来的老板多了，看房买房的多了。姜还是老的辣，这一点，“大牙”比不上他。他提出重新划界，让“大牙”觉得占了便宜，其实真正占便宜的还是他“大仙”。

不过，从那以后，“大牙”的人对“大仙”的确客气多了。

“大仙”想到这里，对“大牙”说，你爷们够义气，你大爷我也守信用吧。二叔有一次跑路北边去，回来让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不说，还停了他三天的工。他停三天工，损失几十元呢。

“大牙”笑了。接着又板起脸。大爷，刚才让你猜对了一半。我这两个小冤家，不是单想反水、溜号，是想和我平分秋色。

“大仙”一愣，怎么可能有这事？怎么可能呢？不都是你招得小马崽吗？

“大牙”长长叹了口气。这两都是90后的孩子，和前几批的孩子想法不一样。他们说提着脑袋干活的是他们，挣得钱却归了我，不公平。背地里还他妈的骂我资本家，黑心！

屁，啥叫公平？“大仙”火了，那些下煤窑挖煤的不是脑袋瓜子拴裤腰带上，一年四季见不着太阳，一百个人的工资不如老板打一炮给小姐的钱多？你再带他们到东边场馆工地问问，那些盖房子的一月挣多少，他们的老板挣多少？要不是你罩着，这些狗日的小崽子敢在

北沙滩混？喝了一口酒后，嘿嘿笑了，啥叫资本家，那是有钱人，有大钱的人！你也是资本家，说出去让人笑掉牙！

“大牙”也自嘲地笑了，说，资本家还不如咱。他资本家能想睡到几点是几点吗？接着又问，你那边是不是也新来了个老妈子？没等“大仙”回答，又说，那老妈子和二叔有一腿。听说他俩也在密谋向你“篡党夺权”。

“大仙”哈哈大笑了几声，一口气喝干了剩下的半瓶子啤酒，喊服务员再上两瓶。他见“大牙”皱了皱眉头，说，这两瓶酒算我的。一会儿你就买两瓶酒的单。他把“大牙”面前剩下的半瓶啤酒拎过去，喝了一大口，说，我给你说爷们，二叔没那个艳福，别听他吹。你大爷我那新来的老妈子姓刘。这刘老妈子是奔你大爷我来的。她刚来就和你大爷我好上了。我只是让二叔带带她。

“大牙”毫不客气地骂“大仙”吹牛。大爷，你老人家今年六十挂零了吧，还那么猛？

“大仙”一瞪眼，咋得，不信？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试试。他说完，见“大牙”好大会儿没说话，自知没趣，低声说了一句你大爷我有补酒。

“大牙”脑筋转得快，马上接上话茬，大爷，我有个老乡这两天过来。我让他给你弄一瓶鹿鞭酒。好使！

“大仙”高兴眉飞色舞。他嘱咐“大牙”说，对那些不听话的小崽子，你得像你大爷我一样心狠。俗话怎么说来？叫诚不做官慈不经商。咱这是经商，不是收容，你懂吗？

“大牙”点了点头。

二

让“大牙”头疼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小马，男孩，15岁，来自东北；一个叫小红，女孩，13岁，来自西北。当然，他俩的名字和在“大牙”手下干活的孩子一样都不是真名，报的籍贯也不是真的，唯一能证明真实身份的是没有完全变过来的地方口音。农村小学的老师虽然也用普通话教学，但真正达到“国标”的不多。再说，孩子在学校刚学会两句普通话，一进家门被家长吼两句就丢脑袋后边去了。你敢在老子面前臭显摆，你以为你是谁？

小马说他14岁。“大牙”觉得小马没骗他。小红说自己12岁，他不太相信，12岁的乡下女孩有长一米六的高个子的吗？你爸爸妈妈是不是给庄稼施化肥放错地方了？所以，他打一开始就不喜欢小红。不过，一个月下来，他的观念就变化了。因为小红给他带来的效益远比其他入高。

小红没有残疾。“大牙”给她单独排了场戏，让她脖子上挂着个牌子，牌子上写着“为母亲治病休学救助好人”一行字。小红起初不愿意，她说，我妈没病，我还咒我妈呀！“大牙”说，你妈就他妈的有病，穷就是病。你没听老人们常说穷命穷命？小红不说话了。

这一招还真行，小红第一天就给他挣回来几百元，其中有一张一百的大票。他拿着那张百元的票子，在灯光下反复看了几遍。不知是觉得地下室里灯光不亮还是自己的眼睛有问题，又拿着那张大票到地上的路灯下边看。看了还是不相信，就到小卖店买了一盒2元钱的烟。

小卖店虽然小，但店主有验钞机，往上一放就知真假。店老板说，你丫是买烟还是找零钱？他有些不好意思，又花两元钱给小红买了只雪糕，以示对小红的奖励。

小红自己也很高兴，说北京就是北京，北京人真好，一看我这牌子，很多人主动开了车窗把钱递给我。

“大牙”说小红你明天要是再挣两百元，我再多奖你一只雪糕。

小红说，叔你真好，高高兴兴地出去了。不一会又返回来，直截了当地问“大牙”，要是人家认出我怎么办？“大牙”皱着眉头白了她一眼。你妈想得还挺多。谁能认出你一个讨饭孩？就算认出了，你就说救你妈的命要一百万，这一百元离一百万差十万八千里。

小红第二天果然又给“大牙”拿回来三百多元，他也兑现承诺，给小红买了两只雪糕。小红又高高兴兴地出去转悠了。不过，这一次她回来得挺快，还抹着眼泪。“大牙”问她，谁惹你了？小红说，小马骂我傻 B，还把我的雪糕打在地上用脚腻。“大牙”摸着小红的头，亲切地说，闺女，他是嫉妒你，别理他。说完，他掏出两元钱，让小红自己再去买一只雪糕。他亲眼看见小红出门时，小心翼翼地把那两元钱塞到裤兜里。

“大牙”叫来了小马，辟头盖脸地把他臭骂一顿。当然，“大牙”不失时机地添油加醋，说，那个丫头会来事，要给我磕头认我干爸。我没答应。我说你们几个孩子在我眼里一律平等。小马那孩子比你经验多，比你能干，你多向他学习。她还不服气，说凭什么呀？这小屁孩！小马气得握紧拳头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声，操他妈！

“大牙”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他不能让孩子们抱团。他们一抱团，

他的“领导”地位就动摇。这是“大仙”教给他的。“大仙”说你要巩固你的领导地位，就得会耍手腕，想法儿让你手下那几个孩子内斗。他们要是团结了，对你不利。不过，“大牙”也不允许他们之间闹得不可开交。他们要是闹得不可开交，只有“大仙”才能渔翁得利。所以，他用烟头在小马额头上烫了个红印，说，这是你欺负小红的报应。你小子给老子记住了，你来得早，又是大哥，得给他们带个好头。

往后，“大牙”仔细观察，小马和小红之间的确别扭扭扭。表姐几回抱怨，这两个孩子不知前世结了多大的仇，一见面就掐。到了夜里还在被窝里斗。你撕我扯，他蹬你拽，破被子本来就不硬实，现在撕扯成棉花套子了。“大牙”笑笑，说表姐你省省心，只要不抢你被窝，你就装着看不见。

“大牙”这边的十来个人，都住在一间地下室里。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柴草，柴草上边铺了一张他从收破烂的老乡那几十元钱买来的毯子，就权当是地铺。表姐和京京占了一个角落，其他七八个男孩女孩也不分你的我的，想睡哪片就睡那片。“大牙”当然不和他们挤在一间屋子里。几百米外有一处工地，工地有间值夜班人员住的工棚，工棚里有张上下铺的钢架床。他和那个值夜班的说好，每天给那人两元钱，让他睡在上铺。那个值夜班的有时候外出，他就顶替他值班。他把那边地下室的几个孩子交给表姐负责管理，谁要是外出得经表姐同意。表姐样子凶，人也凶，哪个孩子不听话，她张口就骂，抬手就打，以那些孩子的老娘自居。只有对小马，她有点儿打怵。

小马刚来时对“大牙”也是百依百顺。别的孩子到了睡觉时间爬上床就睡。小马却热情地给他打洗脚水。他泡脚的时候，小马有时还